

御製神僧傳序

城二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歲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徧。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間繙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眾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槩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邑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懺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咸二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閣黎

道琳

第七卷

法冲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處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第八卷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嬾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靈默	圓觀	弘道	文爽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從諫	辛七師
代病	澄觀	智習	清公	鑑空	或三		懷信	普聞	簡師
廣陵大師	隱峯	素公	惟瑛	無著			知廣	懷濟	契此

阿足師	規子和尚	延壽	法本	僧緘	鑛師	悟新	靈芝
惟靖	扣水古佛	全清	點點師	智暉	志言	淨梵	常羅漢
齊州僧	全宰	自新	行遵	谷泉	宗本	道隆	膽巴

神僧傳目錄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

成二

五

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今鋒鏑方始。曾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

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玉甍。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

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卜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

存諸經。唯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滅二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

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徧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音隊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

經精熟。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荊音恭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人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郡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

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唄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郡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

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厲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而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

風耶耶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付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二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今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砧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爲建塔。

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爲。即祈祝諸廟求福。婢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徧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爲敷析。辭甚精。

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城二加修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降。晉九月。會遵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修造。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

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霽然毛豎。由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綱糾詰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伽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跽。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軀。寘於窵窳。人力彈

絕略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絲幡蓋。果實衣器。請析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水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汙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

城二

十一

入水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旛上獻。感應筋蠻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貴經。士行深懷痛

心。乃求燒經爲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

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腕。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聞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夫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憫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爲作禮。域胡髭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

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水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水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水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

城二

十三

域問水文樹死幾時。水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水文法。樹尋莢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瘕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氤氣燠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晁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馬。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

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爲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

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粗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爲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黑

略家。黑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略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

城二

十五

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慧字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宵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

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患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墾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

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洩。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墮壑皆滿。澄問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

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實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

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

城二

十七

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蔥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蔥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蔥也。勒頒告

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

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遂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遂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堅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

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今衆城二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十九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止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略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

正是澄呪願時也。爲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尾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

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難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

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擅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澧口祈雨。久而不降。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遂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

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衣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

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閒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

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
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
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
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
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
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
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
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
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

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
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
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
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
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
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
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
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
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
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便寓言不

敬二

廿二

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艱官也虎不從以鐵鑠穿宣額掌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輓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奴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真道猷遷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

城二

廿三

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

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弒，石種都盡。閱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

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月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踣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

舟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僵不毀。雋踰音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況復池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

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

咸二

升五

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尅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

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寔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

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咸二

廿六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湮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

神僧傳卷第二

城三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

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

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

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須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

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住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踣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城三

三

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適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穰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爲師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爲寺。告安求一僧爲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趙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手中夜有五色

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扼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

城三

四

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衆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賁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

咸三

五

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

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晉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

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紹亂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任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

城三

六

來世彌甚。負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

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敢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

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安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米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

二年復得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米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仕風而去。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

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曠

城三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爲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光明照印房印即如覺有人以手振切除更之所苦遂愈

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遠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乃與弟子齊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祈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

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

城三

九

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音采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網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繲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

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徵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眾各隨所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

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

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二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析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音丘慈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

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勛敵。咸三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十一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

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

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騰如昆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爲騰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

纂殺紹自立稱元成寧歲寧二年有猪生子
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
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
黑龍升於富陽九宮門號爲龍興門什奏曰
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
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
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
基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
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
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

城三

十二

爲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
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
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
高名虛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
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巖
爲蔭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
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
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
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

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遽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

戒三

十三

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誦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

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年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新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瞽。拔邪歸正。晉義熙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春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徑之樹下。迺夜坐禪。向曉聞虎

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鍾助速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僞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鹿孤有弟僞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僞檀曰。當修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僞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

卷三

十四

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傳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傳檀深奇之。每謂傳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

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偽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符堅南寇。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或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

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儵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崐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

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驪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爲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
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
之。父遂手脚攣臂不能行。乃問於巫師對
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
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
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
城三
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
果見餘殯。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
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
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

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
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
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
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爲呂光所執。舍停十
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
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
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
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
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
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

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歲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

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隸校尉姚襄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賜耶舍布絹萬匹。悉不

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賣播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

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傳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觀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戒三十八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出象

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
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
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
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
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
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杜鳩婆
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
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眾皆

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
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熟。博學群經。多所通
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迦達多共遊。
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
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
來。答云。整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
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
析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
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眾清淨。
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德。而不遇

城三

十九

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阯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威。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

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舶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

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怏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

步三

二上

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適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

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歲三春秋七十有一。廿一

曇邃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

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邇

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禱。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修。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爲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誡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梨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

城三

廿二

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爲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所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

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

城三

廿三

年二十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

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

神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城四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爲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

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遂辭往。罽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音丘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警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

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懺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懺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爲驗。懺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懺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復安。時魏虜拓跋燾聞懺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懺日

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吝懺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懺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懺。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懺乃流涕告衆曰。懺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音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

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言詠。林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

咸四

三

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
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
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
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
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
慙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怪。處
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
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
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鞞履存焉。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
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
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
之。答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
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
二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
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
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
渡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迺以施欣。欣受之。皆
爲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

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餛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

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傳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薑。爲異。爾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土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

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

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

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寧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家患痢。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寧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寧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

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爲營齋。并接屍城四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

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嶺下昔經伏事杯渡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呂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城四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音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

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廼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舍。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

迹人世。後至閤婆國。初未至一日。閤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璽。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

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爲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叅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傳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閤。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

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後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加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杼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

白師子緣柱而立。巨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僭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

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群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缺光未備。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號四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

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研群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爲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請

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麈尾

映四

十一

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即勅外司。若有異人。

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栴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

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
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頃之。公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
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
都禮訊。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祐掖。叅候之使。旬日相望。即
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
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
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顓深信正法。
以三寶爲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

城四

十二

右請與同遊。乃於鄖_音縣之山建立塔寺。東
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
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
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爲鍾山鎮
岳。埒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
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
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
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
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
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

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
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
多之發闢賓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
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
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
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
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
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
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
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
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
求師範即投簪落髮音專精志學及受具戒
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
東方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
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
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
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

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
忖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
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
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
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
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
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
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
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

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
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
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
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
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
至。以手牽之。戒四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
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
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
梁山。世祖勅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
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

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深
釁。度分當友。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
准。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
靈秀等。並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
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
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
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
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咒願曰。
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爲汝等
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

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
移去。寺衆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
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
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
莫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
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咒。
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
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
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

城四

十五

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隔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因出家爲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

世亂民苦。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鑄。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凌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慕容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城四十六。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音軟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

人也。比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音遙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

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
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
賭馬寺僧老宿忒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
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
許成核幾許瘵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
或四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錘穿五色線線別貫
十七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睫
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
人撲子實下盡二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
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

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
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
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
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
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
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
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
一僧忽歛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
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
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

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澤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

載四

十八

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目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

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又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今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暎。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未居鉅鹿之癭陰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爲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爲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現。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

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矣。恐汝不能堪。衆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踞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趨。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

泉水即上涌泉歎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
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巖乃以錫杖
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
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
已須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
清不憚其臭漬城四甘之如齋坐久疲頓舒脚床
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
日爲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芳遂
乞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陰扶甫又嘗有
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
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爲井
果得鰥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
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
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
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
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
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

得免斯難。稠索水瀝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不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觀否。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褰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

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其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爲妬。前截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既而尅日。准勅四部。彌山人。無數萬香柴千

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
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
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旦從林慮向白
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鍾聲尋響而
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
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
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
或卧迴眸眈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

寶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
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
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
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
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
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
章成都長安隴右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
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
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
寺鑒禪師講會各各暨義有一後生聰俊難

城四

廿二

問詞音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實本事鑒
爲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
諸僧曰鑒是實和尚諸僧直視實頃之已失
靈隱寺所在實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
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
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
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遠
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

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
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
大呼以手指胷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
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
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
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
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家不
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
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有人
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

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看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能負一繩籠禿師頭與

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

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
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無弟子名也達答饌
可將還後當爲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
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
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

城四

廿四

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來
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
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犬還也至曉犬
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一日少覺微瘳端坐
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

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
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見
日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
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
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
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
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握葱葉虜騎追逐
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

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

誠驗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

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

城四

什五

年又遊西界觀陽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

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兕不傷犬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傳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

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群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地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為龍呪願。至夜。群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往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俄四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斬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

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同僚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中如水以奉度

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如此

惠瑱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門寺奉戒真確禪懺爲業後遇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駢城四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役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

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業山昇不測其終。

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絕粒。

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爲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

神僧傳卷第四

城五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質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

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問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

城五

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邵碩

沙門邵碩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碩於衆中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

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妻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日寧自乞食以清讌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

城五

自郾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履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爲我隻履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法願

釋法願。本姓鍾氏。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爻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微時。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

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

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劒水之下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

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跪而景陽山上

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閣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水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厲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

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常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官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衆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

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
叱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
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發
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都陽
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荊子甚急既得
或五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爲荊州刺史
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
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
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
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

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
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
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
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
年矣師何爲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
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
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
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
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須一盆水

加刀其上俄而兩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

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斷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溺洗頭汝何爲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初生日梁武遣使問誌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冤家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

第五

六

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爲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浦數十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

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廚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漫呼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

歲五

七

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

香闍梨

香闍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

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須食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雉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鵝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怪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甕琳爲祈請韶夜城五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爲創香山寺及建靈刹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刹絳忽中斷引者皆顛躓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作禮捧鉢繞刹一周刹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

中聞人有會杜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聞諍諠罵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聚罵。主人欲打殺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喜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墻口。唱叱叱。所騎之墻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

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微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

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
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
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
日北趨魏境尋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終
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雲
表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
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
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明帝已
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墳

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
謫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
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
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
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
為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
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
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

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來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刃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衆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涸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孳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

城五

十一

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爲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俗因名爲靈粲。兒童時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

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又示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繅纈。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之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

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剪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

城五

十二

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

粒巖栖。餌以松朮。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

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為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或傳赤松澗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受戒時。有一乳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

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

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幡花羅列空中迎我
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
儼參疾答曰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
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
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
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
來入及還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
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
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
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

塔之始白鶴一隻繞墳鳴唳聲甚哀惋葬後
三日歛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也
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

城五

十四

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
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
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
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
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

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復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

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賁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

城五

十三

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銜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謏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

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繞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

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鍾。初不發聲。犬小疑怪。不測。所以上座僧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衛命靈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

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徧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

城五

十六

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此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

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

城五

十七

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裨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

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
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
其禁戒。不復噬螫。音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
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
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
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
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
乃見蛇頭辭。悻悻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
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
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為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
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
因繫馬於其柱。城五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
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
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
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
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

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
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
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
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
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
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
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
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
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
天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
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
既被疑。是業定下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
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
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纛
白布衫。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
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
吊。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

城五

十九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此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遣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

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懺油絡網車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中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

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主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二十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有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生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妻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尚圓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姦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主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中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年八十一終

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
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
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
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城五今廵山者尚
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
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
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第盡
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

然良久竚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求滅堂現
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
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
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
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
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
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
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
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
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

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施。有山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自午方返。主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絕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便

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巴峽空。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

咸五

廿二

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散。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號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衆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衆至越州行頭陀。忽

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爲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爲講涅槃。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滅五然不解。廿三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踊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

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曾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冀攘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

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喧山谷。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徧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

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靈異之蹟不可紀極。

慧思

城五

十四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疾求誠

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省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

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爲衆講般若法。正當大岳之心。

城五

廿五

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澗。以錫杖卓之。果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稱普聞。俄有道士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國券。斲斷岳心。釘石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再拜以事白。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爲大蜂咬殺。銜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燒。害師。謂使曰。使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

錫而往四門關。史齊奏師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僧何如。人對云。常僧。帝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此宿冤願陛下赦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奏辭還山。帝餞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人爲犬所噬。而楚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參勞。榮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河。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是年六月臨將終。

時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號慟。乃開目。何驚動吾耶。癡人出法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古王

+

神僧傳卷第五

城六

普明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有僧乞食因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智者反路台峰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

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鍾便破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礧石仍懷念曰若今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帝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項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桂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尅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鑒堂之日感動山王宸

城六

朝隱軫狀若雷震推樹傾枝闕百步許自佛
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遠返舊蹤碑碑磕
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
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
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
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
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
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
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
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

然就滅

玄光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
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
離岸時緣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
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
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
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
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
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

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剎。厥後罔知攸往。

明達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郡。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討達。恐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

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後因行役。中路逢人縛豚在地。聲作人語曰。
成六
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三嘗於夜中索水洗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足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屠。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

皆怪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道俗。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欵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癰臂。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

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道舜

釋道舜。未詳何許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住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

便如舜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衲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為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為惑眾咸有疑者舜欲決於眾議告眾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眾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

城六

四

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為受戒或依諸癘村受於癘僕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啖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慚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所終

道仙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初以遊賈為業後值僧達禪師為其說法遂沉寶船於江辭妻子投灘口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

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

戒六

五

四五日爲恒准。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塞帷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屬相呵斥。甚寄憂心。

焉。仙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寔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

遂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挽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析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衆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谷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縱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披已。端坐念佛。

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轍。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爽。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爲仙閣。梁馬_{咸六}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一百餘歲。端坐而卒。

法安

釋法安。姓彭氏。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

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道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寺。王所遊履必資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沙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

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鵝。吻下觀人眾。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

智顗

戒六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

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一日因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顓上山。顓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山

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顓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顓驚異焉。知道夢之有在也。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龕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閒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螭魅

千群二形百狀吐火聲呼駭畏難陳方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每夏常講淨名忽見城上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繞顓三匝久之乃滅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

顓到泉源帥眾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晉王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顓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眾並同矚顓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太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

智曠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投。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染末爲壯士。後離俗。從道學。長生術。及值高僧。授戒爲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

戒六

九

者。二世眼盲。曠曰。爾家塚內棺枕古井。移墳開甃。必獲穰焉。因即隨言。瞽者見道。請求剃落。衆咸憚之。便伐薪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鍾。可掘出。懸寺。仁州刺史謂爲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拘在尚方。有力

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捶膝傍觀。謂言糜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信。分身。大定三年。從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將不惑。始蒙剃落。進戒以後。頭陀蛇弭床側。每夕山隅四燈同照。士俗雲赴。菴成華寺。有一宰鴨而爲齋者。鴨神夜告。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爾便斷。曾度夏水徒侶數十。欲住不可。

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耻生乎。應言便出。神異冥徵。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終于四望開聖寺。自剋終期。天香滿室。合寺音樂。西南而去。

法充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徧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顧。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諺。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以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戒六

十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開皇之末年矣。

慧侶

僧慧侶。曲阿人也。住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往揚都謁僊法師。僊異禮接之。將還山。僊請現神力。侶即

從牕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僊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以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鏘然不散。

城六

法喜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人。嶺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貊。音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

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默無語語必含深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災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爲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略到州行部從甲士數萬旌旗劍戟以威邊徼其侈僭過度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也。喜之先見皆此類。煬帝聞之取來揚州帝令宮內安置于時

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爲狂言命錄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勅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袈裟覆一聚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勅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勅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勅所司

脫鎖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遇弒於江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噉肉。俄而見身有疾。常卧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師見還在郡。勅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普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藹法師。通明三藏。常業

華嚴誦讀。禪思准爲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梗梓谷。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貧煎。當欲相給爲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厝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整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末有人於子午虎林

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龕
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
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
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
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
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
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
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近雲會。鄉
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
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

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
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升。背負而出。既
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
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乎。語
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
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
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
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
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
郭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

村五里遠。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屈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宮簀。以當佛座。令和繞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撫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

居庵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率音樂。巡家告令。欲設大齋。犬坊村中田遺生者。家徒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慙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倍此。周徧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床。音迷用塞明孔。挽取抖擻。得穀十餘。接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

咸六

十四

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遂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久。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來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嘗於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長

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裹腹來至。杜會助安贖猪。既已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胫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噉之。況人食米。理足貴也。杜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子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

城六

十五

禪院春秋八十

道英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幼從叔休律師出家。至并州。依炬法師學道。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中。嘗任直感。與俗爭地。遽闕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爭。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

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全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言曰。幾被火炙殺我。晚還蒲州。住普救寺。晝則屬衆僧勤事。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素與同學。及遜捨命。去英

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其死。其知微通感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刺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奄然神逝。

瘦六

十六

法進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

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焚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主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主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城六

十七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妃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速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三日乃已。

僧朗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剎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

飲噉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誦之一。坐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

至七十。七百。七千。達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同諸譙飲。而嚼噉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顙或復巡江汭。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棹。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起悟玄解。說辯經文。居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

統六

十八

測也。莫不讀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大前行。徑至尼寺。朗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止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日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感通。皆此類也。大業末卒。

惠祥

釋惠祥。姓周氏。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

誦不與衆同年。十九漆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鍾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徧郭。衆覩希有。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

城六

十九

此道人膚容若此。目一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日。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無相

涪州相心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鉢。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攬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

測所在。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頭一手撮尾擲之山下又

城六

二十

以僧衣置磔下僧怪之恭笑爲捧柱取衣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衆驚伏恭召爲護寺檀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

也。

曇詢

釋曇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林落泉寺逢曇淮禪師而蒙剃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時有盜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音詢聞來救

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慙慙致禮。陳云。因病死復蘇。得見閻王。詰問罪當訖。獄賴有墨。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特來禮謝。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斷。語云。同居林薮。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爭。事略同此。而或廊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為期。自虎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

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啜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涕眼中。既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闢毗餘質。建塔立碑焉。

智滿

釋智滿者俗姓賈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高潔居于安樂寺。時唐太宗在晉陽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又見徧身為蟲蛆所食意甚惡之。諮詢於滿。滿曰。此可拜賀也。夫牀下者所謂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道願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仁。

師昞太宗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回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叮嚀之意。敢不敬從。滿後不知所終。

戒六

廿二

智晞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年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撝創造伽藍殿堂房

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僦工。有香爐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既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爐峯裡。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諮於時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爐峯裡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時有僧法雲欲往香爐峯頭陀。諦諫曰。彼山神剛強。鄉道力微弱。向

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肯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鍾鼓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

鳴喚乎。經日方散。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春秋七十有二。

惠主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斌法師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

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

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襪。即入房

或六

廿四

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緇綾十段。

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明淨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繼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賫還中路。值於群虎。皆

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罷。城六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貞觀三年冬。至于四年夏。六月無雨。天子下詔。岳瀆諸廟。普令雩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有潘侍郎

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乃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酌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誼樸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

智操

釋智操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
慘服纔釋使染疾病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
靜夜策杖曳疾出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
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
經旬朔於中夜間忽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
東方來謂操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
就操身次第吸嗽音三夜如此因爾稍痊遂
求離俗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聞智
者執行超群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

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
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
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者云此是表九
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
性空爾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
延屈智者來于鎮所操隨師受請同赴會稽
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
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操問之
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
爾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

咸六

廿六

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璪未暇得應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徧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薑設

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瞰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璪十里方及見璪此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知苑

疾六

廿七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爲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

門鎔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以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

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焉。

大志

僧大志。會稽顧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

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
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
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衆通集師絕
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裘其臂灌之以蠟如炬
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
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爲
衆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跏趺入定七日
而卒

智聰

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

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
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虎馴繞聰曰吾已十
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虎作人語曰
造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掖下挾一
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虎見而淚
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虎利涉
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虎止棲霞
塔西徑行禪誦誓不寢卧安衆八十餘人若
有凶事虎來大吼由此警覺貞觀中年九十
九於佛生日熏爐徧禮聖像還歸靜室端坐

而化。

善道

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修十六妙觀。及住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後遁跡終南。修

城六

升九

般舟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簾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常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

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蟲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神僧傳卷第五

神僧傳卷第六

第七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衆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

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唼_{子累切}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卧瘞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饒。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瘡瘍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

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永忽斷流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覩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繞房而

行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城七觀初還蒲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脅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爾汝等但

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緣兩根。遽條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毋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

世各有蓮華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巖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爐。奄然而逝。春秋六十。

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聰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侵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徧遊荆揚等州訪諸

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徧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夾下勅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少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

勤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顯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衆。既卧。殊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

城七

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腔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焚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焚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焚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滅七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項上。長七尺許。作黃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

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璿

釋慧璿姓董氏。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

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臾。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

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龍泉漸便乾竭。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
六
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歟。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七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語樂獨春穀役同城旦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懼口唱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干出雲遊適間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問丘聞而見之師持淨水嚙之須臾祛殄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

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間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即經藏後今間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廚執役七間丘入干房唯見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廚見二人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遂携手出松門更不復入

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世謂爲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號爲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居之以爲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時收拾衆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爲筒。投藏于內。若寒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撫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桦皮

爲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有所歸。歸于佛理。初問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爲交友。相聚言說。不可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連臂笑。傲出寺間。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

葉書詞頌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于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

疾七

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于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之今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餐復呼僑陳如曰小果聲聞

傍若無人執筯大笑僧乃驅之靈熠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廚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厨下食爲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闔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

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

槃三十餘徧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修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嶧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造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官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衆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修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纔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修禪兼修外學冲曰不足怪也能

行道者白毫之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
山有虎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不
虎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
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
稟之時三藏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
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
新繙經方許君此意奘聞遂止師亦命代弘
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
此法師乃法呖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常以飲
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藿生死而食至
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挾人問所由云信施
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
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
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十有人騎驢
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
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
離著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
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

一夜索食欲散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汗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處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衆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償不失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明旦來赴

數千而供庾間然不知何擬大衆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岑闍黎

麻七

十一

襄州禪居寺岑闍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爲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藪資給素少粒食不繼岑每日將坩切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坩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坩

亦空竭明日復爾在寺解齋將篤埧就厨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衆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災散不辭受之岑將粥入房舊養鰥犬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埧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岑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嚙來岑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噉衣及箱以告於岑岑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岑曰汝何齒人衣杖捶之鼠

不敢動岑爲寺貧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灤音洛中延記某處爲厨庫某處爲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闢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講以飛行至

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庵就末行居士諱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永徽中也。

戒七

十二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吳法師剎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

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湯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熊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朽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

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
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
之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
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
忽大動聽侶驚波鍾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
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
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
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
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

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
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
興國寺勤少小以匡護為心每處衆發言無
不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
念觀音老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
毋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
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
寺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

刃被賊圍繞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
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
數月後投於蜀聽高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
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
又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徧後
隱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
恒聞谷中鍾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
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
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
上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

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
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
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
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
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
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求
微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
讀一切經兩徧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
中後夜嘗聞彈指警歎之聲至顯慶四年五
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

城七

十四

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徧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姓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姓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剎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傲掌之谷。所居之水。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迸涌。時號爲白泉寺。猛獸馴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遷豐德寺。嘗因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上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若男

城七

十五

若女化爲人形。沙彌散心顧盼。邪視龍赫然發怒。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或潛闕。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犬如榆莢。香氣秘滿必醇切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杏梨柰。

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陰事。先是潛通。以定觀根。隨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三果梵僧。檀讚曰。自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天人來談。

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顧視之。乃少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爲致。

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捨。敢
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
有一天來。檀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
持物一包。云。是棘林香。爾後十旬。安坐而化。
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臘五
十二。

法七

十六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
知有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
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

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修設。苟
釋桎梏。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以
歸。即以前期日。於山北寺。修設。次日。曛暮。向
者異人。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
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
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
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
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
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
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

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
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
基之生。母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
乎盈月。彌與群兒弗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
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奉勅爲獎。基
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選聰慧穎脫者入大
慈恩寺。躬事獎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
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

有無量人唱苦聲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
涉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國土。仰望一城。
城中有聲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須二
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
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
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
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
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
生經。以爲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援毫而授
筆端。舍利累累而下。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

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
廚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
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
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
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
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
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慈恩寺翻
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
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
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為小
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
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
滅七
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
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
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
非常。侍衛嚴飾。頗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
迎禮。王曰。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

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爲贊禮願畢。見諸人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長住此。當飡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

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爲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爲受八關齋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麗。拜

戒七

十九

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吒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主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

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大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呌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鐺鑲其頂。或穿其胷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涪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饑曰。我以食人

故爲天王所鎖。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爲害爲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鎖。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勤刷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鎖衆生數萬。彼何過乎。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回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爲此鬼食盡。此皆

城七

二十

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鎖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又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

故曰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鑊貫胷戔去而鑊之昉乃請還又今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

城七

十一

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

嘿然還坐夜叉遂繫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彌勒昉遽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為勞然昉病坊之中

病者數百恃昉為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餒死今也因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天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勅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勅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今天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

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戒七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廿二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

整瓶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山流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衆赴會沙彌瓶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墼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呌

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廿三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爲之念佛與受三歸五

戒此蛇宛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登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修行累年合證果位爲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恕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即却爲男然後出家修

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爲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爲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某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十八年而卒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禁點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覺灰燼。唯虛之屋。魔焰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

赳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晝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擎足。投之間。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中似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鬬。

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
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
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
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
禱。并燎一指。纔及一宵。雨足千里。指復如舊。
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
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金師

僧金師。新羅人。居睢陽。謂錄事參軍房琯云。
太守裴寬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午。勅書必

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
有驛使兩封牒到。不是琬以爲謬也。至午。又
一驛使送牒來云。裴公改爲安陸。別駕房遠
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
召問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
分散。及後勅至。除別駕。紫紱猶存。甥姪之徒
各分散矣。

神僧傳卷第六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

神僧傳卷第七

城八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音青目。修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

城八

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稼。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鈇鉞。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

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爲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爲。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稽顙焉。聞安闕并勅爲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

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

僧伽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諱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

布施。嘗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靈光寺。彼澤國也。城八民家漁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諸殺業。陷墮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矣。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牕隙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

緣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爲檀那矣。」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伽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

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嚙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令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災，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廟，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

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瘡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爲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爲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爲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欻起臭氣徧滿中宗問

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此即是也先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時唐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爲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

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即日拜貧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

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焉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

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

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追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

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災，辰當求一善禳者爲度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秀師

城八

大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荊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爲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

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衆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持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說爲其碑文。

萬迴

萬迴師閬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妊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其將往視之。忽

八

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迴謫向閩鄉地教化奘馳驛至閩鄉問此有萬迴無乎呼之萬迴至奘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追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

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爲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間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馬避之目稷云此是野狐其言何足懼也乃顧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

帝甚至褻瀆將漆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
出。或帝入及扃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
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
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
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
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
處信宿間。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
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
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
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

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擊鼓。然後
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景
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
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使於堦下
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
今甘美。

處寂

釋處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
勤寡慾。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
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

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戒衆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

歲八

九

新除太守王曄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爲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曄上官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怒也屈

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闕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嶺中龐塢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義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覩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

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獄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日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獄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

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爐。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劫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安乎。曰吾本正直焉。

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寂然而不爲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失後違天不爲。妄僭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

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候音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

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用必不普周焉。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

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驟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名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隆棟壯宇岌礪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苦蓋切物不安所。乃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

矣。諾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

城八

十二

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下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七旬皴軍音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談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

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薨，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賁其論，并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弭耳前行，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

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

城八

十三

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于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

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禿石爲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

羣聰黠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既作鴻謂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盡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

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迩玄宗聞之召令

或八

十四

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災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偕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

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遠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歲八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

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覆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苦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

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始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爲

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

癸八

十六

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纓經。

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藏。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

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汙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丈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爾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

戒八

十七

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祿山據洛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

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目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乃剃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

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徒冬切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映八十八洪注道場質明京師一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救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

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
仙童寫勅一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
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
議力令二女持勅詣琰摩王食頃間王令公
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
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
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
回略覲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
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荐施寶玩
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

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
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
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
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繞七
匝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
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城八

十九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
號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纔
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嘗告匱其感

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安躬自入山宿禪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畫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瓈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

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常南康臯。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搢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

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
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常涉常所
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
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
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
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年數
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
足以免難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
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
賊庭授僞署房琯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城八

二十

真表

真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弋獵後入
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
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
功繞旋叩搥心心無間念念翹勤經于七宵
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爲表策發教發
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
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
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百
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吉祥鳥鳴曰苦

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繞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爲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

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來觸九八籤。拈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

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燕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霧。於是持天衣。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爲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驚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何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檀麝餽承足者。花網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氎。

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氎間皆是狝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郛郭。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掛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號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閩鄉縣住。禹迴故

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間一日

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寺門墜馬而死如此頗衆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處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闕鄉盡為戰場矣。

法秀

卷八

十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裝裝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

無乃遣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秀出應召曰
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
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
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碾石礮
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
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
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
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
視之乃迴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
鍾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

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歷房
散手中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
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
往當已來矣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
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
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
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
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
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
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

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繞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中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以吹之苑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咸八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廿四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

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
年矣時鄴侯李沙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
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情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
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
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
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
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
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

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目有殺傷無由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爲

城八

廿五

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莠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啣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華當韋臯之生也纔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

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爲蜀門師。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劔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年。果契

胡僧之語也

本淨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歷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爲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啖空中而去。淨

後罔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牕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

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臾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王第三子。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號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爲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裸卧其前。願以身施其食。二獸

從頭至足嗅帟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捫虎鬚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徙近相身。一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爲王矣。懼其却迴。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

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栢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

城人

十八

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衆問師。竈神得何經。肯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衆僧

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衆大悟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害。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一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

捧盤來前。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卧。手即汗麤。足又漆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爲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甚用爲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爲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拏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

驚懼却蘇慶然而起。綃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晉滿

僧晉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衆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也。

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七

戒八

三十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二冊

神僧傳卷第八

城九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

城九

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為毒螫。音端坐無念。俄

城九

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行。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

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

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礫

初甚

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

食而養命。南方號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塹。時開砌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

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塢石墮。扣鍾嘶嘖。訖

跏趺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岳中。洎三

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子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旨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川浦止暑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投棄棧音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

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文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
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
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
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
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
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
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
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
暈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
悲閔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

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
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
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
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
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
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
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脰。潰黃
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
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
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成九

三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闕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

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旬已通

矣後同弟子舍光慧誓扶件切等三七人附崑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過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讓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遂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

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踣徒郎切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讓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

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
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
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被除至七過翼日
乃瘳帝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恩
渥彌厚又以京師城九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
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
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
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
不空命其徒取桦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
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次震舌呼使呪之

食頃即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
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
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
曳素條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
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
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比
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毗火滅
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
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
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

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

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員。在于殿庭。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

狀九

六

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始能從戎。亦

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累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

城九

十

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償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

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哮闌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咬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

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卽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衆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

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頓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止其處因乃定焉雖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

城九

八

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悴靈芝仙菌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祥林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爲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

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
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
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
上大曆三年大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
宗當代名流城九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
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九遂於東
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馬
時縑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
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
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

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
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
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飢飢或嚼
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
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
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
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
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

護之。及長。叅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邈迤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淩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今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

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榮惑。坦皆遏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音丘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是。

嘗於澱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曾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渡。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真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

聞前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

城九

十一

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

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舍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跣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徒切瘡中而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咸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而不亂發言多中時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滎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

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熒九，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十二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劑其

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迺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壤，植蓋木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釜鋪切頭，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澣，音澣之輒陰雨。吳人以其爲占候，及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夜。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敢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電。動傷苗稼。雉堞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

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貍蠻。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燂音牲宰。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說以佛不逆衆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

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脰足地爲之債音奮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衣總裘盛暑不脫繇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矢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

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城元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更執以聞官汝不羞天

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膾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

號大師為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城九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隊，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

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需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嚙都盡。覺即汗流。

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擘攬碧落。鱗鬣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奉眉鬚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

洒掃白。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

城九

十六

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

如植。時議靈定之前。當昇就勢。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為不循法律。死且誘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儼然而倒。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疎簡。時與

李源爲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襦。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

城九

十七

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還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且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扶仲}。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

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誓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貲糧耶。誓曰。自南徂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賣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誓如言作之。

城九

十八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掇餅餌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鳥
亂下啄拾地上螻蛄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
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
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
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
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
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
汗汗人衣如輶音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
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謂素曰弟子爲和
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
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
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
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猗子聽經齋時
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
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踰院門塵當

咏九

十九

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庖。十祈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蹇躓憤懷。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

寃。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

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

城九

二十

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

右丞諱憲應舉。大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

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

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

錯器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

上第。第二人姓張。名崇。同年郭八郎。名植。因

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

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

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顯應舉

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

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

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錡

爲支江宰。後任江陵。紕文昌少好屬文。長自
諸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臯與
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
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
梁川。辟爲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
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去之
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
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
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
郎不日卽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使曰。

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
自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
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
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
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
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
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
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
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
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

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邨。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呵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

城九

廿二

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或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

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戒九

廿三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挾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

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
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
欲噬咋之狀者三爽閱其饑復自念日穢囊
無恪施汝一飧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
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
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
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
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

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
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
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
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
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
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
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
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
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
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

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赴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城九惟吾得解脫。廿四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

鉢，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過河東柳瑄，向瑄親說其由。瑄聞空之說，事

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罫，犬而擎。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淨九

廿五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緝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

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宋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悽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瘰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餽之則開口吞嚙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超其處佛寺煥儼僧立於山門顧接

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究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言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

城九

廿六

芥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
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
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云。

神僧傳卷第八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城十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弁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土人懼而緣木同之。果覩柢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

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弁。團而飛出。穎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大。煖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析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

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闕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鯁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

耽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

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

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癰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搥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緡撥散飲。

食或遇甚痛惱者。挾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濱池。吮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

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耆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晚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駉。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冷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毳。忽一日顏雲駛雨。

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過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城上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徧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明人玄章等誡曰人生難得惡

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

清真如畫性不如黨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
經世意首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
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
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
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
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
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徧遊名山諸曰逢乾
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
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
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

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
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
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
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
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畊
種菜者乃山神所授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
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
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乎
既而道德播聞縉徒雲集遂成巨刹忽有老
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嶽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洎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

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

戒十

六

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
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
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
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
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
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衆凄然墜
請且爲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
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
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
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

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嚙校爲虎
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
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
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
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
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
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濬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慙而且狂。乃逆知
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

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參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遣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

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爲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飽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

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

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繇是陝人呼爲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爲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

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
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
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腰乃

切股爲罪

威十

顙觸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

以杖荷布囊入鄽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
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
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
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

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
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
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
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注
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
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閭鄉懂
懂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
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

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孿手足既惜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某抵闕鄉叩頭杖淚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跂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

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或十

十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閤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

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水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鉢合菜羹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棄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

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枝。論曰。請去。騎十一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

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蜺子和尚

京兆蜺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尚。

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

後不知所終。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城十

十二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閭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縫續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斤鷄巢於衣衾苦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闕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

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夜

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効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呪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誥步後以

鞭驅萬靈入其中而嘓嘓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音藏掘打踏破見一鴉闖音聯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十四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雨浙文穆王錢氏率

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訐。直追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

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吐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中。履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擲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麋。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

城十

十五

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迨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

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存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

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
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
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
者乎

點點師

城十

十六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淦恒若風
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問。每日將夕輒市黃
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
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
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

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
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
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
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邛笮音昨之人咸神異
之後。不知所終。

行導

釋行導。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
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
默於閤中。寓光國禪院。徒以法律住持。人
不知導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嗽之次

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燬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番音本鍾方興適過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間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縊徒爲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于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入寺，寓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僞，非君燭」

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相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

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槁不旋踵。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

漢十

十八

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主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

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脩然深往。坐岵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甌。授笠。蔽石壁間。觸之即壞。歛日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

戒十

十七

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

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_音後登衡獄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品。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_{二十}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梯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

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音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鏝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麝沉檀。時號爲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鉗子百數。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聖耳鑒。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璚。璚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璚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其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

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

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

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近佛

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

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

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舶而濟客至都下

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

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

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

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

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

質真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

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

第十

十二

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

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

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

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

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

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
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
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
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
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和尚
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
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
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
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
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
人。初住雲岳。已而遷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禳
祠酒。歲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
以不敢。擬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
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
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
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
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

歲十

廿三

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計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宣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犬觀中結二十七

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爲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今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爲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繞師三匝

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爲管内法主
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爲
不常但呼爲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

城十

十四

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
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
模醜異願師慈悲爲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
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
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

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
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
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馮山和
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
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
體其或未然當爲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
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報能除
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焚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

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爲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名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城十

廿五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筵舉家內外久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

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

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遄愈。賜予甚厚。且

成十

廿六

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